

·门外弹乐·

## 文格洛夫宝刀未老

□梅明蕾

中秋临近时分,文格洛夫携手钢琴家瓦格·帕皮安再次来到武汉琴台音乐厅,演绎了普罗科菲耶夫、弗兰克和拉威尔的大作。单从选曲看,一首拉威尔的《茨冈》足以显示文大师的雄心。

文格洛夫上次到琴台音乐厅还是8年前,他与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老柴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,返场又拉了巴赫的无伴奏《萨拉班德舞曲》,表现无可挑剔。

8年过去,人生又有几个8年,谁也抵挡不了自然规律,文格洛夫还能在舞台上风光无限?对此我有小小怀疑,这怀疑来自网上广为流布的视频,那是他在国内几个城市演出时的返场曲,几首小品,难度不高,文大师的演奏却稍嫌随意且显精气神不足。

由此想到文格洛夫其实早在2007年便已将注意力转向指挥,于2010年被任命为格拉塔德节日管弦乐团的首席指挥不说,2014年6月又在指挥名毕业指导下从莫斯科伊波利托夫-伊万诺夫音乐学院毕业,之后又完成了为期两年的歌剧指挥课程学习。这样的节奏,大有弃演奏而专攻指挥的态势。不过文格洛夫终究未放下手中的小提琴,他不同凡响的天籁之声依然不时回荡在世界各地。

演而优则“挥”在古典音乐界不在少数,就好演员最终当了导演亦属寻常。文格洛夫分心指挥自有他的道理,此处不表。只是时间终究是个常数,从乐迷的角度看,文大师少了练琴时间,加之生理上不可逆的退化性变化,一个世界顶级演奏明星将会加速陨落,不免让大家惋惜。这与他做指挥取得的成就相比,得失该如何掂量?

我算是文大师多年的铁粉,当年在我心目中,国际小提琴界仅有穆特、齐默尔曼等少数大师可与之相提并论。正因为我见证过小文的登峰造极,才误以为时光凝固,在这场音乐会上,也不讲

·序跋集·

## 王船山：“吾书两百年后始显”

□聂茂

一个王朝的灭亡因为一个人的坚守,被整整推迟了48年。

在70多年的艰难岁月中,他以难以想象的高格与隐忍,践行了他“明朝遗臣”的诺言,也实现了他“绝死殉身”的执念。作为强大而睿智的守灵人,他仅仅只是大明王朝中的一个准八品小官。在漂泊流离的错位生活中,他用卑微但又高贵、普通但又卓拔的坚贞,守望着前朝冰冷的头颅和凄凉的背影。

父亲给他取名为“夫之”,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而他站在父亲瘦弱的肩膀和千年历史的巨石之上,用毕生的追求、抵抗、挣扎和执念,成就了湖湘文明和中华灿烂文化史上令人仰望的巍巍“船山”。

他对得起“王船山”这沉甸甸的三个字。说到底,这座“船山”,既是他日日凝视对话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自然之山,更是他时时励志警醒“七尺从天乞活埋”的精神之山。

所谓“船”者,于他而言,装的是家与国、族与民、情与爱;装的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,改造世界的辩证法;装的是迷离与笃定,是失落与坚守,是历九死而不悔的决心,是书生报国的执念;装的是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察,是对命运的不屈抗争与完美展示,是生命的苦难、孤寂、隐忍以及涕泪交织、悲喜交加的一切。

所谓“山”者,是他的智慧所拥有的宽度,是他的灵魂所触及的广度,是他对世界认知所达到的深度,是他留世八百余万文字所铺就的厚度,是他忠诚和信仰所铸就的“风景这边独好”的精神高度。

说到底,这个精神高度,也是王船山穷其一生,用一血一泪、一砖一瓦、一字一句垒起的生命高度、哲学高度和思想高度,更是后人对王船山如高山仰

·科海无涯·

## 莱特兄弟的小妹

□陈洁

一年一度的黄金周,买不到火车票,不愿意坐长途汽车,自驾太辛苦……还可以选择乘飞机嘛。如此说来,要是没有莱特兄弟,恐怕还会有更多人不能回家团圆。

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,风行过一阵“本世纪十大发明”之类的评选,莱特兄弟的飞机总是榜上有名,也就是说,即使把时间跨度拉大到一个世纪,莱特兄弟还是那么突出,难以被忽略。

可是,我实在忍不住跑题,要在莱特兄弟之外,另外介绍一个人。

她不是科学家,没什么发明创造,她只有一段令人唏嘘感概的人生。她平生唯一的身份,就是“莱特兄弟的小妹”。

莱特家有七个孩子,其中最小的就是凯瑟琳·莱特,1874年8月出生。虽是么女,却最懂事。母亲去世后,十五岁的凯瑟琳开始当家。如果没有这个年轻的女主人,莱特家简直要乱套。无论是在师范学院读书期间,还是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古典文学,她都操持和掌管这个大家庭,也一直支持两个哥哥的飞行探索。

研制飞机是烧钱的活儿,凯瑟琳四处奔走游说,筹集资金;苦心经营自行车行,补贴家用;就连飞机研制出来,试飞时需要观众,也是凯瑟琳拉来同事“友情出演”,免得两个哥哥感觉太寂寞。1908年,小哥哥维尔在一次飞行中受重伤,又是凯瑟琳,放下工作赶到医院,悉心照顾两个多月,才从鬼门关把小哥哥抢回来。

莱特兄弟成名后,需要参加很多社交活动。但这两个人都超级内向,他们最不着名的演讲词只有一句话:“只有超过鸟类才喋喋不休,但它永远也飞不高。”可是,飞得高的秃鹰如果总是扮酷不言语,观众们可不答应。这时候又是凯瑟琳冲在最前面,替他们接受采访、发表演讲、推销飞机、洽谈生意。

就连见总统之类的政要,也是莱特兄弟负责



梅明蕾 媒体人, 爱乐者, 读写较杂。

道理地拿彼时的他与现时的他相比。

这场音乐会,是俄法作曲家上下半场两分。上半场是普罗科菲耶夫,《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五首旋律》和《D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》;下半场换为法国作曲家登场,弗兰克的《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》和拉威尔的小提琴协奏曲《茨冈》。

“五首旋律”现当代特点鲜明,调性不明朗的旋律难以形成印象,又因上演奏低,听着陌生,或许不大讨喜。《D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》算是普氏的巅峰之作,品味质朴,旋律走向清新而细腻,是那种经得起反复聆听的创作。直到下半场弗兰克的《A大调小提琴奏鸣曲》熟悉的旋律响起,一时间风格大变,在场听众似更加兴奋。文大师轻车熟路,将这经典拿捏得恰到好处,即便事后仍有体察精微的乐迷指出,第四乐章表现稍嫌不足。

《茨冈》才是音乐会的重头戏。用作曲家自己的话说,《茨冈》乃是一首“匈牙利狂想曲风格的技巧性乐曲”。据说拉威尔在创作期间因多次聆听帕格尼尼的《24首随想曲》,这促使他把《茨冈》写成超越《随想曲》的炫技曲。问题是,眼前的文格洛夫尚能炫技乎?

《茨冈》之难,最是开头那一长段在G弦上的无伴奏咏唱,那基本是所有小提琴家的试金石。文大师手起弓落,骤然爆发,声如洪钟,间或伴随着精细准确的过渡音,巨大的张力尽显。浓郁、狂热和轻巧浑然一体,堪称完美。下面的乐段更不在话下。文格洛夫宝刀未老。

返场真不了,与主曲相比,仍感兴味稍逊。然而这时的我真心体凉到一个50岁的我刚刚经历过的身心升腾和疲惫。坦白讲,仅凭这首《茨冈》,当年的小文就又重回我心中。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作为乐迷,面对大师,我们是不是要收起一些苛刻,多一些善解人意呢?



摘编自聂茂长篇小说《王船山之番外》

止般无比崇敬,无比热爱,无比感激的灵魂高度。

王船山一生所写著作无法精确统计,除大量散佚外,仅目前收集到的就有100多部、400余卷,共800余万字,都是他用古奥的繁体字,在泛黄的草纸上一字一句写出来的,每一个字都能读出他的呼吸、脉搏和心跳。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字,将会是亿万级文字数。这是他在文化中国里构建出来的独一无二的灿烂世界。

一间草堂,著书立说,长歌当哭,激扬文字。王船山如沐浴黑夜之后的辉煌的太阳,正缓慢而有力地爬上浩瀚的天际。

谭嗣同说:“五百年来,真通天人之故者,船山一人而已。”谭嗣同在1898年壮烈牺牲前,写下一个预言:“万物昭苏天地曙,要凭南岳一声雷。”“南岳雷”,王船山之谓也。“雷神”下凡,天地激荡,其思想的春雨,泽被后人,滋润万世。

王船山对得起后人对他的崇敬。临终之前,面对来访者潘宗洛关于其书未曾刊行是否遗憾的提问,他掷地有声道:“人有人脉,民有民心,族有族志,国有国运。文脉旺则人旺,文心盛则民盛,文气兴则族兴,文运强则国强。”说到这里,他高高地昂起头,朗声道:“吾书两百年后始显,吾道五百年后始昌。”此等宣称,真是雷霆万钧,石破天惊。这是何等的自重,何等的自强,何等的自信啊!

这个被世人称之为“东方黑格尔”的执念者,如激流中的巨石。他以一人之孱弱,顶起一个王朝的脊梁;他以思想的王者,延续华夏源远流长的一脉文运……

那是一面大旗,秉持炎帝精神,悠悠苍穹,天健地坤;

那是一束微光,掀亮湖湘文明,莽莽寰宇,山清水白。



陈洁 科普作家, 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, 著有《山判判笔尖头》《何以科学家》等。

陪坐点头,凯瑟琳负责跟总统聊天。莱特公司成立后,几乎是凯特琳一手经营,公司股票上的签名都是凯瑟琳的……从某种意义上说,飞机是莱特兄弟发明的,却是凯特琳让世界知晓和了解它的。

法国人也许最了解这一切,所以他们邀请凯瑟琳加入“法国航空俱乐部”,颁发军队荣誉奖时,也给了莱特兄妹三个人。

凯瑟琳还在国际时装周留下了一笔。她要参加哥哥的飞行表演,但她不是玛丽莲·梦露,不愿意裙裾高高地飞走,所以登机前在裙子下面拴了条绳子。没想到这造型很快出现在巴黎时装的走秀T型台上,风靡一时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莱特兄弟和小妹的关系并非常态。母亲死后,三个人曾经约定,永远在一起,谁都不结婚。莱特兄弟果然做到了。凯瑟琳也基本做到了,她年过半百仍然孤身一人。这时候,大哥威尔伯已于1912年病逝,父亲也不在了。凯瑟琳和小哥哥住于乡间别墅里。

如果连冬天也有花儿开放,那么美丽大方又热情的凯瑟琳在知天命之年遭遇爱情,也不奇怪。但她必须瞒着哥哥,和情郎秘密来往。

到了1926年,凯瑟琳终于决定结婚,她几乎一辈子都在经营哥哥的事业,现在也该经营自己的幸福了。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哥哥,奥维尔的暴躁如雷和沮丧痛苦都在她意料当中。奥维尔将这场原本美好的爱情理解为手足间的背叛,他把小妹赶出家门,拒绝参加她的婚礼,而且从此再也没有跟她联系过,更不用说见面了——即使在 she 重病期间。

奥维尔最后一次见他的妹妹,是1929年3月3日,他被家人强行押到妹妹的病榻前,那時候凯瑟琳已在弥留之际,很可能不知道有人来了。

二十年后,孤老头子奥维尔去世了。兄妹三人合葬在家乡的家族墓地里。他们终于永远在一起了,再不分开了。

专栏

## 悟空“英雄变格” 折射时代精神



孙悟空的各种视觉形象:动画片《大闹天宫》,1986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以及周星驰《大话西游》。

起初,他是古典小说《西游记》里的一只猴子,调皮机智;后来,他被搬上了戏曲舞台,成为《昇平宝筏》里的短打武生;再后来,他的形象遍及连环画、动画、电视剧、电影,最终实现了文学人物在媒介社会的经典化。

他是孙悟空,年轻人永远的英雄偶像,其身怀绝技、降魔除妖、率性潇洒又自由自在,这正是年轻人最为喜爱的生命形式。英雄和斗士,“行者”或“猴孙”,反抗者或皈依者,孙悟空的形象在20世纪中国史上千变万化,每次变化都折射出背后的时代精神,每一次再现都能够激起中国民众的英雄主义激情,召唤出民众心底关乎正义、自由、尊严的朴素欲求。

鲁迅和胡适思考、争辩这种猴形象的源流;领导人观看推陈出新的“猴戏”,并为之赋诗;1986年,电视连续剧《西游记》播出,后来重播3000多次;1995年,电影《大话西游》打动一代大学生;2000年,小说《悟空传》开启网络时代文学大幕;2015年,动画片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激起全民大圣情怀;2024年,游戏《黑神话:悟空》掀起热潮……

《英雄变格: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》一书聚焦孙悟空形象在现代中国的“七十二变”。该书分析,孙悟空“变”的主线是现代以来中国社会激进变革,其内在心理动力则是现代中国渴求完成自我超越、完成“赶英超美”的自我更新。

毫无疑问,孙悟空是当代中国最大的IP之一,可以最大程度地激起中国人的文化认同,同时也总能生成全新的问题域,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。本报特摘编《英雄变格》部分内容,以饕读者。



《英雄变格: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(增订本)》白惠元 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快览&gt;&gt;&gt;

## 《地理学的灵魂》

傅伯杰 著

地理学包罗万象、博大精深,是横跨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综合性学科,本书是著名地理学家傅伯杰先生随笔,系统整理了作者几十年地理学研究与教学的思想,从“综合理念”“空间与过程”“系统思维”和“社会应用”四个方面展示了地理学的灵魂和魅力,也反映了一位地理学人的心得体会和心路历程。

## 《思想的邮差》

王强 著

继《读书毁了我》《书蠹牛津消夏记》之后,作者沉寂多年推出的文化随笔集。本书呈现了他在中西文史哲经典中沉淀诞生的思考。每一篇文章围绕一个文化主题,漫游于中西文化之间,旁征博引古今哲人文人的文字与思想,从中生发出自己的真知灼见。切入点精微,背后引发的思考空间却博大深刻。

## 《藏春:元大都规划》

武廷海 著

作者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,本书讲的是元朝重臣刘秉忠规划元大都的故事,涉及统一多民族国家都城轴线的奠基、刘秉忠相地营城的规划智慧,以邵雍先天方图为例的都城规划实例、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探寻复杂形态背后的简单逻辑,作者围绕元大都规划提出了24个“猜想”,环环相扣,引人入胜。

中国现代出版业始于商务印书馆,本期“快览”介绍近期6本“商务”新书。

## 《鲁迅与国学》

孙郁 著

鲁迅先生一生往来于翻译、创作和整理国学之间,以世界眼光重新审视旧遗产。本书按照鲁迅思想发展演进的轨迹,一方面考察他在金石学、考古学、文字学、文学、哲学、民俗学等国学领域的整理与研究,另一方面考察国学对其写作、治学、审美与思想的浸润与影响,推动了鲁迅研究的丰富与深化。

## 《狐狐记:西伯利亚的跳跃进化故事》

[美]李·阿兰·杜盖金 [俄]柳德米拉·特鲁特 著

这是一个离奇而真实的狐狸驯化故事。一场声势浩大、规模空前的动物实验,几位科学家殚精竭虑,在毛茸茸的温情和催人泪下的悲剧背后,在恢弘壮阔的科学野心和历史图景之下,科学家试图了解的,与其说是狐狸抑或犬类的基因和进化秘密,毋宁说是:人的驯化,以及自我驯化。

## 《为什么欧洲富强了而亚洲没有:1600—1850年全球经济的岔路口》

[印度]普拉桑南·帕塔萨拉蒂 著

关于“为什么欧洲从18世纪末开始实现了工业化,而亚洲却没有”这个经典问题,本书给出了全新的答案:17和18世纪,欧洲和亚洲的发达地区,与其说是更大的差异,倒不如说是更为相似;它们随后发展道路的趋异,可以归因于所面对的不同竞争和生态压力,导致了不同的国家政策和经济结构。

(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)

## 行走在祖国风景线上

1986年春节,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前十一集,瞬时轰动全国,取得89.4%的收视成绩。这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。在此后30年中,《西游记》重播次数达到3000次以上。

不同于戏曲和动画片,电视剧《西游记》首次完整呈现了西天取经的全过程。与通俗小说及猴戏相比,其叙事焦点也就发生了转移:从降妖除魔之“斗”,变成了坎坷前行之“游”,其主题落在了“道路”二字上。

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坚持使用“实景”策略,除了最后两集在泰国曼谷拍摄完成,取景地遍布祖国大江南北。在回忆录中,导演杨洁将“实景”解读为“游”的美学:“我要通过‘游’字,把我国绚丽多彩的名山大川、名扬四海的古典园林、历史悠久的佛刹道观摄入剧中,增强它的真实感和神奇性,并达到情景交融、以景托情的效果。这也是我们的一大优势,必须要好好利用。有的人曾经反对说:‘要拍外景,北京郊区有的是山,翻过来调过去都可以拍,又省钱,又省时间。干吗跑到外面去!’我不同意,我坚持:理想的环境对烘托气氛、刻画人物会起到极重要的作用!神奇的传说和绝妙的风

光结合在一起,会大大增加它的美学价值!我要根据《西游记》的剧情需要,拍摄下许多珍贵的风光镜头!这会成为它将来的一大特色!”

于是,在“游”的美学指导原则之下,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基本走遍了全中国所有主要景区。在此可以简单统计《西游记》每一集的核心场景与取景地:第一集《猴王初问世》在北戴河和黄果树瀑布;第二集《官封弼马温》在锡林浩特草原;第三集《大圣闹天宫》在十渡;第四集《困囚五行山》在云南石林;第五集《猴王保唐僧》在武夷山九曲溪;第六集《祸起观音院》在福州涌泉寺;第七集《大闹天宫》在青州范公亭;第八集《坎途逢三难》在长江三峡;此外青城山、张家界、大理古城、峨眉山、北京戒台寺、长白山原始森林、苏州狮子林、吐鲁番火焰山、桂林七星岩、大同云冈石窟、安徽九华山、绍兴兰亭、九寨沟、都江堰、广东肇庆玉米洞等,都是该剧重要外景地。

美国人类学家温迪·J·达比在《风景与认同:国民族与阶级地理》一书中提出:“风景成为认同形成的场所。”自然风景由于知识分子的阐发而成为“如画风景”,这种赋值行为使之进入了民族一国家的共同记忆,成为国家层面现代叙事的环节。

## 敢问路在何方,路在脚下

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的片头多次聚焦“行者”群像。在这些镜头里,全景、自然光、仰拍成为核心要素,调度方式是四人一马呈直线形排列,从右向左行进。更重要的是,“行者”群像常常出现在险峻的地势之上,诸如陡坡、悬崖、瀑布等,创作者试图用地势之险反衬出路途之艰。在雄壮的自然风景之中,“行者”群像显得尤其渺小,但是,仰拍角度却又模拟出一种英雄崇拜式的注目礼。在实景拍摄的自然风光与英雄主义情结之间,“行路难”成为一个寓言性的主题,它不经意间揭示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复杂文化心理,呼唤出80年代的全新文化英雄——具有人文精神、理想主义、英雄气概的“大写的人”,指向一种坚忍不拔的灵魂状态。

他们的影像被审美化为一种崇高美学,但这种崇高又绝非单纯的乐观主义,时常混杂着悲情,这与“路平坎坷成大道,斗罢艰险又出发”基本同义。

把《西游记》的故事主题解读为“道路”,这是一种80年代历史语境的文化发明。“敢问路在何方?路在脚下”,《西游记》主题歌这两句话可谓凝练了整部剧的核心精神。

据词作者阎肃回忆,在创作这首歌词的过程中,他先是凭借记忆中《西游记》的情节,写出了前

半段,却感到缺乏深度,于是闭门几日细细思考。遇到瓶颈时,他急得在屋子里来回走,一旁复习功课的儿子说,地毯上都走出一条道来来了。这才使他想起了鲁迅小说《故乡》的最后一句话,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”。他觉得,这一意境正好与取经故事相符,于是写出了“敢问路在何方,路在脚下”的结句。

阎肃读出了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与鲁迅小说《故乡》末尾句的主题相似性;事实上,80年代本就蕴含着一种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”的激情。在那个历史节点上,中国急切地需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,进而走向未来。

1986版电视剧《西游记》对原著进行了叙事切分,每一集都以师徒战胜妖魔、继续上路为结局(第十集“三打白骨精”除外)。这个“乐观主义的尾巴”就如罗曼·罗兰所说,这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那就是看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这种负重前行、苦尽甘来的心路历程正代表着80年代的情感动力,当创作者自我设问“敢问路在何方”之时,他们必须给出一个坚定而有力的回答——“路在脚下”,他们必须给观众以希望与信心,因为只有如此,民众才能“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”。

## “美猴王”美在有人味

由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一直被观众奉为经典意义上的“美猴王”。需要注意的是,“美猴王”之“美”是一个被创造出来的概念,是导演杨洁进行艺术再创作的指导理念之一。而除了造型之外,这种“美”最终落在了“人情味”三个字上:“有人人认为‘人情味’这三个字与《西游记》这个神话故事无缘。错了!不论什么戏,若是没有‘情’,就失去了灵魂!所以必须着力刻画人物,浓墨重彩地描写人情。”《西游记》原著中,不论是孙悟空还是猪八戒,都具有人的思想感情。孙悟空有情有义、爱憎分明;猪八戒是个有缺点的好人;沙和尚任劳任怨、见义勇为;唐僧是个凡人,真诚又坚韧。他们四人在取经路上的重重磨难中不断加深了师徒之

情,还有家国之情、儿女之情……这里有多少可作的文章!至于西行路上所遇到的妖魔鬼怪、君王臣宰,也都各有特性,各有真情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:“神魔皆有性情,精魅亦通世故!”所有这些人物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他的原型。”

杨洁导演反复强调的“人情味”三个字,十分精确地揭示出“美”与“人”之间的关系。所以,美猴王不单纯是一个由六小龄童塑造完成的电视剧形象,从更广阔的思想史与社会文化语境中讨论,他恰恰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与感性氛围。作为“人的自由王国”与“人性最完美的展现”,美猴王之“美”将观众的审美目光引向一个充分敞开的未来。(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整理)

